

中国非二

邱东
著



中国统计出版社
China Statistics Press

013035273

I267.1

1269

中国非二

邱东
著



I267.1
1269



中国统计出版社
China Statistics Press



北航

C16424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非二 / 邱东著.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037-6745-6

I. ①中… II. ①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9976号

中国非二

作 者 / 邱东

责任编辑 / 张玉妹

封面设计 / 张冰

插图设计 / 徐维伊

内文设计 / 黄晨

出版发行 / 中国统计出版社

通讯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甲6号 邮政编码 / 100073

电 话 / 邮购(010) 63376909 书店(010) 68783171

网 址 / <http://csp.stats.gov.cn>

印 刷 / 河北天普润印刷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180千字

印 张 / 19

版 别 / 2012年11月第1版

版 次 /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8.00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在
世界任何地区以任何文字翻印、拷贝、仿制或转载。
如有印装差错,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士，官，爷们！

○ 卢昌崇

邱东的随笔新作《中国非二》即将面市。嘱我作序。未遽允。因为邱教授是大腕儿，虽蒙抬爱，终究自感学养和名气都不够。几度勉励后，恭敬不如从命。此言并非谦辞。这和我跟邱东之间的往来相与时间及方式有关。

我跟邱东相识于30多年前。那时，我们同在辽宁财经学院计划统计系读书。他是77级，我是78级，同一年入读。刚恢复高考，整个学校加上76级的工农兵学员也就六七百人，及至计统系，学生就更少，充其量百八十号人；加之，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教室相邻，有些课还在一起上，低头不见抬头见，想不认识都难。

我俩的初次交往是在火车上，是通化至大连的火车上。他家在抚顺，搭这班车便利。我在沈阳上车，是图它便宜。这是一趟慢车，票价5.6元，比快车省1.1元，尽管路上要耗8个多小时，晚上8点多才能到学校。过了瓦房店，车上乘员骤减，我俩相遇。聊了一会儿，肚皮饿了，恰逢餐车叫卖残羹剩饭，五毛钱一份，特好吃。那是我在这趟车上首次“用膳”，刻骨铭心，至今仍记得。

从学缘关系上论，他是我师兄。我得听他的。这是“从命”的第一个原由。

第二个原由，他学问做得好，又一直是我的领导。

1982年本科毕业后，他考取硕士研究生，我留校。他硕士毕业后，也在计统系从教。他在综合统计教研室，我在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他那时科研就很棒。有一年发表了8篇论文，系主任开会经常挂在嘴边，搞得我既恭敬又羡慕，还直冒虚汗。此后几年，他的行政职务也一个劲儿的往上窜，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1994年学科归并调整，我划转到工商管理学院任教。心想，好！这回终于脱离邱东的“统治”了。不曾想，他增势更猛，一屁股竟坐到了副校长、校长的位置上，还得接着“被统治”。被统治的时间久了，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了顺民，顺民当然要从命的。不过在从命之际我还是夹带了一个附加条件：我闲散惯了，不受约束，须由着我的性子写才行。

2005年，他调离东北财经大学，到中央财经大学任党委书记。这回可真的管不着我了。可没几年，他又给我来了一个“不曾想”——竟主动请辞该校党委书记职务，关起门来，一心向学。一次见面我笑问：是不是因为没我这个“经济基础”垫底，你那个“上层建筑”也干得没劲了？一次席间我笑夸：爷们儿，纯爷们儿！

其后，我还真跟“爷们儿”这个词儿叫上了劲，好一通思量与捉摸。

一般意义上的爷们儿，多指行迹粗犷，敢做敢当，拿得起放得下，有阳刚之气。若细论起来，则士、宦、农、工、商、武，却又各有千秋。比如，做事不冷静，血往上一涌，头面一阵阵涨热，即时虽痛快，可后场难收。此举虽豪气，在江湖、街区或乡里也有喝彩声，但终归系粗人作为，迹近鲁莽，是人类动物原始本能的流露。行伍中的爷们儿，用命疆场，虽死不辞，从古至今，多去了。

商人层面的爷们儿，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未必锱铢必较，爱国，有民族大义。中国近代商人中此类爷们儿很多。胡雪岩，最爽的事儿就是摊开双手“拿去，够花不”？与洋人斗法，囤积生丝，虽败犹荣。范旭东有才干，有魅力，有原则，有气节，有胆识，有理想，而唯独没有圆滑与玲珑，但这似乎并没有阻碍他成功的步伐。久大精盐打开销路后，奉系军阀李景林以筹军饷为名绑架了他，索价20万元；范旭东生性耿介，即或面临生命危险，也坚决不让家人交付赎金。卢作孚，先从事教育，后从事实事，文转商。在抗战时期，民生公司不计得失，共抢运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百万余吨。在中国的“敦克尔克”抢运活动中，在40天时间内，分段运输，昼夜兼程，顶着日机的狂轰滥炸，楞是在宜昌陷落前，将全部人员和十万吨的战略物质运送到了四川。连毛主席都夸：“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可惜，卢作孚并没听到这份夸赞。他已经在1952年初“三反”、“五反”运动刚刚开始时，因不堪受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59岁。言夏著有《国商——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位商人》，对当时中国民族实业家的爱国言行多有触及，是了解那个时代中国商人爷们儿精神的一个窗口。顺便说一句，言夏，80后，肯于埋头整理国故，难得！

官宦中的爷们儿，七品芝麻官儿有过精彩的描述：“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此语豪气，似有“执政为民”的含义，可细品，又总觉得不大对味儿。这区别全在对“做主”二字的理解上。在古典小说或影视剧中，“做主”是指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谋利，为老百姓伸张正义。在现代语境中，则多指大包大揽，越俎代庖地为民决策行为。另外，二者的及物方式也不同。芝麻官儿是为民做主，公仆（执政为民）是为人民服务。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芝麻官儿为民“做主”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教民、爱民、贵民、养民。目前，官民关系有时理不顺，与只讲“做主”不论“前提”具有很大关系。

孔子既重视教民也重视养民，但似以教化为重。《大学》开宗明义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亲民”有两解。程朱认为作“新”字解，意在教化民众弃旧图新，改恶从善。王阳明认为“‘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孟子也重视教民养民，但以养为重；其养民、贵民之论尤为详备。概括起来说，就是裕民生，薄赋税，止争战，正经界。“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明初的开国元勋——刘基，是个全才。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天文学家，文学家……于治国也很有一套。他远承孟子遗教，以养民为政事之本。在《郁离子》中，一则“破败官舟”小文，意在爱民养民，弦外之音极为深长。

瓠离子访问吴国。是公差。主人请他坐官船回越国。瓠离子先到岸边，水里泊着上千只船，识不得哪条是官船。过会儿，主人也到了。瓠离子问：“这么多船，怕不太好找吧？”“容易！见到缺胳膊少腿，蓬漏帆破的，就肯定是。”一寻，果然是。瓠离子仰天长叹：“如今治理国政，不也是把老百姓当成公家的器物来使么！公器则鲜受爱护，必然会破败凋零啊！”

[原文]瓠里子自吴归越，相国使人送之，曰：“使自择官舟以渡。”送者未至，于是舟泊于渚者以千数，瓠里子欲择之而不能识。送者至，问之曰：“舟若是多也，恶乎择？”对曰：“甚易也，但视其敝蓬折橹而破帆者，即官舟也。”从而得之。瓠里子仰天叹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为官民与？则爱之者鲜矣，宜其敝也。”

从字面上看，官民约等于“公民”！古时的公民有二义：一是为公之民与为私之民相对；二是君民相对，君对应国家，民对应国民。看来，这“公民”二字是大有文化来头的，本身就浅浅地具有公器的含义，何必省着用？官企等于国企，也是公器，被节省的程度自然要打折扣的。刘基见微知著，600多年前就预判了国有企业可能存在的问题，确是高人。

思路再开放些，那孟子所提倡的“正经界”，“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固然可以解读为崇尚“井田制”，但其间就嗅不出“界定产权”的味道么？作这样的解读，你当然可以责骂我随意地作弄古人。不过，还是先听听我的解释：

一则，越具有一般性的东西，可解读的视角往往就越多。譬如《易经》，简直就是一个万花筒，各朝各代的大儒持续不断地解读，著述两千多种，推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演进与发展。连高僧大德都解读周易。明代的四位佛学大师中有两位留下了易学著述：紫柏大师著有《解易》，藕益大师著有《周易禅解》。尽管如此，易学上还存在着很多有待破解的谜题。可以这样说，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在注，疏，传、笺、解的基础上扬弃并发展着的，用孔子的话说，是“述而不作”。

二则，现代社会只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该向哪里去；我们才能下接地气，上入云端；接地气才能有根，才能厚重，才能让人信服，入云端才能占领制高点，才能有话语权。否则，辛辛苦苦构建的一个个“理论大厦”，就会像白居易在《有木诗》中所说的凌霄一样，“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用美学大师蒋勋的话说：“我害怕它变成烟火，那么绚烂华丽，可是一下没有了。”

三则，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这样的潜能。西方长于自然科学，以客观世界为研究对象，侧重于物质和财富导向，崇尚科学主义。中国的学术传统是“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钱穆语）为研究对象，侧重于精神和社会和谐导向，崇尚

人文主义。物质财富导向的发展观已经带来了很多问题，如地球承载能力，环境，增长极限等，需要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加以平衡或救赎。

其实，这既是个导向问题，也是个标准问题。上世纪初，美国的农业专家富兰克林·H·金有感于美洲开发才100多年，沃土结板，地力下降，受美国政府的资助，来到东亚国家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归国后写就《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50年代曾风靡一时。令我感慨的是，在大多数的外国作家的眼里，20世纪初的中国，贫穷、落后、愚昧，几乎一无是处。但金教授对她却极尽赞美之辞。差别在于评价标准不同：多数外国作家的标准是财富或物质文明程度，而金的标准是地力维系、永续农业及可持续发展。当然，这也是研究者观察的眼光、视角、立场、观点的问题。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观察者的视角与立场？用西方的语言说，是价值观。那什么决定价值观的呢？是是非判断标准。技术标准统治着业界产品，文化标准左右着人类思想。技术标准不立，我们只能萧规曹随；文化标准不举，我们只能人云亦云。

近两百多年以来，我们落后了。于是我们反思，是国体专制，是致学不兴，是传统文化吃人……我们矫枉过正，断然与昨天作别。经过几十年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我们现在富裕了，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家窝窝囊囊，国民委委琐琐，怎么看怎么与那个“老二”都不般配。我们宛如一个捧着一怀元宝蹒跚起双脚盘踞而行的壮汉，轻轻地一推就是一个趔趄。我们脚下没根，立足不稳，缺乏自信！邱东这本随笔集的开篇作是“占街与推墙”，从中可看到美国政府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那份淡定与从容。

现在人在古人的基础上发展文化才能延续，思想在传统的基础上扬弃国脉才能传承。政治思想与治国方略，与此同出一理！怎能说断就断了呢？

如果说我们对过去的政治思想传统有所继承的话，那么，我们显然是较多地继承了教民与管民的精神，而忽略了裕民，养民，爱民和贵民的人本主义思想。于是，税费染沉疴，上下交征利，国富民穷！

有了养民贵民这个前提，则“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才是“父母官儿”称谓的来源与含义：与民同欲，为民做主，是真正的“父母官儿”；与民相悖，为民做主，那就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是专制，是独裁。

好多官员都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一定要好好为人民服务。读邱东的“你能代表工农兵吗？”才知道，“为人民服务”并不是大陆的专利，台湾那边儿也在用。但“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哪一个具体都不能成为抽象的代表，没有合法或合理的实现渠道，最后不是把肯定也给否定掉了么？”如果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不能代表人民，那为人民服务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人民公仆也就没有了落脚点，甚至连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都有问题！好在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代表来替我们行使权利！

如果把遵从民欲、民意从而与民休戚一体、为人民服务看作一条为官准绳的话，那么，官宦中的爷儿们，就该是那些唯下而不唯上，一心一意为人民请命，一心一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人，也是那些因唯下而敢于犯上且不惧损乌纱帽的人！

士这个问题似乎更大。什么是士？子贡曾就这个问题请教孔子。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行己有耻”给出了士的道德底线，“不辱君命”说明士宦一体，毋须分离。荀子给出的答案是：“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政是善治天下，“美俗”是以身作则，作老百姓的表率。孟子的回答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战国以降，我国一直有尊士的传统，如礼贤下士，事士以师，平等相待，争士、养士等。尊士是因为士有本事。朝代的更替和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策、谋略之得失，而政策、谋略则主要出于士。因此，几千来也给士们惯出了一些坏毛病。他们高傲自处，藐视权贵，甚至连君王都不放在眼里。钱穆对按西方史学标准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社会形态定义为封建社会，一直不感冒。他认为中国是士、农、工、商并存的四民社会。在四民之中士是“领导阶层”，并“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你说这个问题大不大？

那士中的爷们儿呢？他们不畏权贵，有骨气，重气节，明末清初那拨儿人比较典型，如孙奇逢，李颀，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最值得称道。概括起来说，明末清初的名士，多具有以下特点：誓死不仕清廷，不染于宦，是纯粹的士；科举的念头一断，反能沉下心来，一门心思地博览群书，成就了一个个大儒；大多参与过不同形式的反清复明活动，或被通缉或被下狱。

满人得天下似乎很容易，40多天就入主北京；但治天下就难了，用了40多年。这个问题陆生和刘邦在1800多年前就曾争论过。陆生总在刘邦面前念叨《诗》呀《书》的。一次，刘邦烦了，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情急之下，也道出了那句名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铁骑能战胜肉体，文化能征服精神。满人对此感受最深。骁兵悍将好对付，在肉体上征服就行了。可那帮读书人扛着儒家圣学的大旗，占领着道德制高点，有文化感召力，是民众精神力量的源泉，又软硬不吃，最难缠。按梁启超总结的路子，清廷先是利用，开科取士，将那些有点儿墨水全无气节的人网罗过去。接下来是高温打压，极尽羞辱之能事，令其肉身难保，不论斯文！到康熙帝时采取怀柔政策，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举荐山林隐逸，第二步是举荐博学鸿儒。这两步棋有效果，但只是网罗了一些二、三流人物。大腕儿级的，一个都不动。王夫之回话了：“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挺含蓄，但却铁了心要作大明的遗臣。顾炎武直来直去：“七十老翁所何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李颀更绝。催缴如雨，太史亲赴其宅，催逼起身，李颀力辞不就。官吏遂将他连同卧榻一并抬往省府，未几，李颀拔刀自刺，官吏大骇乃止。第三步是开《明史》馆。大腕儿们对整理故国文献倒有兴致，整体上还配合。连黄宗羲都给面子：自身虽称病不就，但还是允许他的儿子和门生参与其事。顾炎武依然故我：“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

要说那康熙帝也真是开明豁达，山林隐逸也好，博学鸿儒也罢，来了我欢迎，不来也不追究，甚至连反清复明的那笔历史旧账也不再提及。于是，王夫之才得以在湘西草堂撰写《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易经外传》，整日介搞得很辛

苦，以致“指不胜笔，腕不胜砚”。黄宗羲继续写他的传世之作——《明夷待访录》，还一一梳理了故国学人的故事，辑成《明儒学案》。顾炎武更潇洒，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行程几万里：每出“游，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到驿站茶楼取出书来对照）。”为他的《日知录》积累素材。

从士（宦）人的精神待遇看，宋代重文轻武，士们很吃香，终朝未杀过一个大臣。明代的士（宦）最牛气。他们不怕打屁股，不怕流放，不怕充军，总给皇帝提意见，搞得皇帝直罢工——罢大臣们的工！而清朝，从总体上说，是一个文字狱不断，万马齐喑的时代，读书人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打压，培育和生成了奴才文化。前后相较，倒还是康熙帝时期要好一些，尽管其间有《明史》文字狱一案，株连甚多。还是梁启超概括的好：“凡是当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所以，考证学在清代获得了极大发展。顺着梁启超的思路再追问一句：如果古典已经废止，或离我们很远，甚或遥不可及时，那文史哲士人们的聪明才力该向哪里宣泄呢？

民国中前期的士也很爷们儿，读书人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一定的自由和独立性。章太炎给袁世凯写“劝进书”：“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老袁能不气么？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是国际牛人，更不得了。与国人的那些“牛事儿”自不必提，连外国的文化人到中国来，如未能与辜氏谋面，就相当于枉了此行。鲁迅也牛：想骂谁就骂谁！

1949年以后，“士们”每况愈下，及至驯服，变得没一点儿脾气。当然，开始时他们也是不老实的。冯友兰就是其中一位。他心想，以自己的学问和地位，哪个朝代都不能慢怠。他将在清华大学的学术和行政头衔一个个的辞去。上级开明，便一个个地允辞。直到毛泽东亲笔敲打他：“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友兰才矫枉过正，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梁漱溟倚着与毛泽东多年的交情，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公然与毛泽东“叫板”，还伸手讨什么“雅量”，直到在众人呼声中灰溜溜地被赶下讲台，才从此变得老实，闭上了嘴巴。毛泽东待他还宽厚，政协委员照当，其后的政治运动也主要是触及他的灵魂而未及皮肉；他毕竟是一个文人嘛，与权力斗争中的“政敌”不同。

在那个年代，自我丑化，自暴自弃，是读书人“过关”的基本条件，人人在所难免。极端者就会摇身一变而为哈巴狗，不独温顺，听话，还好使，主人让咬谁就咬谁。

我导师汪祥春教授有个观点颇耐寻味：都是当年北大的教授和学子们自视甚高，怠慢了那位时任图书管理员的后生，以致在他大脑里过早地埋下了忌恨的“星星之火”，几十年后终于“可以燎原”，烧得我们这茬人一个个焦头烂额，有皮没毛！

历经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社教，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整肃，士们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灰溜溜地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人。这一点，倒是前期影视文艺作品里反映得更形象。轮到知识分子出场了——当然总是配角儿。神情嘛，

总是呆呆的，傻傻的，一副受气包的样子；眼神儿嘛，总是直直的，迟滞的，跟“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他）是一个活物。”动作嘛，总是僵硬地，迟缓地，仿佛转个身都费劲。处事嘛，总是冰冰的，冷漠的，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士这个阶层似乎也在变异。我一直疑心，“小资情调”就是这种变异的产物：款款地，软软的，喁喁的，缱绻地……以粉色为基调，奶油味十足。

士是传统文化的扬弃者，传承人，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士气不振，社会就容易迷离方向，就会荣辱不分，就会害上软骨病。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士）之德不举，社会就没有了风向标，就会贵官宦，傍大款，追艺人，攀高管，甚至连“范跑跑”都能捞到一部分市场。

假如说中国目前还有士这个阶层的话，它或可分为以下几种情态。是真名士自风流！总有那么一部分人，或是达，或是富，在干着兼济天下的事业。这样的人虽不多，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点儿真骨血，断不了，也万不可断的。有的人则三缄其口，独善其身，任由那些杂七杂八的“名流”你方唱罢我登场。更多的虽想认祖归宗，无奈回首处，“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有一部分是乡愿，孟子斥之“阉然媚于世者也”，孔子责之“德之贼也”，是伪士。还有一少部分人虽然披着士的外衣，但道德沦丧，操守尽失，不入流品的。

那邱东是官宦么？以前是，现在不是。是官宦中的爷们儿么？按我以上给出的标准，那要看他辞官的具体原由。虽熟稔，我终于没有问。他是士么？以学历、学问论，可以是。是士中的爷们儿么？不恋权贵，去就洒脱。相当是。

以上说的是邱东其人，间或地触及其文，并借着说其人的由头儿，聊了聊其它的人与事。以下说其文。

《中国非二》是邱东的第三本随笔文集。前两本是《偏，得以见》和《拾阶而上》，都送过我，我也都读过，但远不像这一本（草稿）读得这样细致。

我首先惊讶于邱东那层出不穷的想法儿，而且，还能不断地将这些想法儿培育长大。“想法儿”这个词儿一出口便不免有几分自失，因为这不和小资们的发牌套路。小资们通常是抓耳挠腮，搜肠刮肚，很痛苦的样子，万般无奈之际才蹦出个“ideas”来的。想法儿是种子，具有原创性。它既取决于先天禀赋，如好奇心，为什么，也取决于后天训练，像锥子一样，越磨越尖，越用越敏感。可在他人熟视无睹处目遇之成色，可在他人置若罔闻时耳触之有声。当然除了这两点之外，一个好的想法儿，还与一个人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经历与感悟有关。因为你不知道的人、事、物，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你思考的对象。

想法儿，在科学研究中，也称为问题识别或问题意识，往往比答案还重要。一则，有了想法儿或问题才会促人思考，探索答案。想法儿是创作的源泉。二则，有些想法儿本身就是一个猜测甚至是定理，相当于提出了问题，随后却难倒了无数英雄好汉。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200多年后才由陈景润给予证实。费马定理：当整数n大于2时，关于X, Y, Z的不定方程没有正整数解。350多年后才由普林斯顿大学的怀尔斯做出证明。搞得中国

教授们一个劲儿地感慨：美国的大学真厚道，竟依着怀尔斯教授的意儿，任其散逛8～9年，领导不过问，怀尔斯也好意思，其间竟无一篇研究成果发表！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问题的多少、创意及想象能力均与学历的高低成反比，唯有崇洋媚外程度是个例外。小学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儿，学生们七嘴八舌：是太阳，是皮球，是脑袋，是甜饼……中学老师还是这个圈儿：是零，是圆儿。应者寥落。到了大学时，过了半天，只有一个声音迟疑地回应：0？！（英文字母）到了研究生阶段，谈哲学的起源则言必称苏格拉底，只是马马虎虎地知道中国还有个老聃；论人权、民权则言必及卢梭及其《社会契约论》，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还有个黄梨洲及其《明夷待访录》，更不知后者早于前者，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精神旗帜。

总之，我于治学一途最看重想法儿，以及想法儿的新奇性与独到处。它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本源，也是形成随笔文集的必要条件。

有了想法儿，就像植物有了根，如何灌溉、培育、修剪并使之开花结果，则是另一番功夫，是从事科学研究和形成随笔文集的充分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工具性的，如基础理论支撑，专业知识技能，研究方法，材料及语言等。工具性的条件是客观知识，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而对这些客观知识的运用能力则是主观知识，非亲身进入创作过程是难以获得的。像庖丁解牛一样，解得多，解得久，自会游刃有余。

我一直羡慕那些作家，那些文坛高手。去一趟俄罗斯，哪怕是一个蕞尔小邑，不管行程多么局促，归来后都能写出洋洋万余言的作品。他们眸子犀利，观察入木三分，自然有的写；他们文笔细腻老道，也长于写，连衣服褶皱都刻画得跟古希腊雕塑般的生动传神。这是冰冻三尺的功夫，非经天冷地寒，得不来的。读过邱东的《从陶斯到纽约——有关文化的一些随想》之后发现，此等功夫也不单单是作家或文坛高手的专利。而且还是讨论文化问题，是异域文化，难下手。文化的强弱、优劣、先进抑或落后，不能以一时盛衰论，这种文化时空观颇具哲学韵味，仿佛在与庄子对话：“朝菌不知晦朔，螽蛄不知春秋。”

有些想法儿或可一挥而就，大作遂成，但这样的遭际不多。更多的情形是，想法儿有了，先置入脑库中存放，而后再不时地翻拣出来品评。有些想法儿未通过粗浅的检验，被筛掉了。有的则一层一层地凝聚长大，恰如冰雹的形成，云里雾里，几度升降，托不住了，便落将下来。

一个人有一个想法儿并不难，有几个想法也容易，难的是想法不断，且能积沙成塔，结绿成荫。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那本书的扉页上写道：此书献给我的老师卡洛尼，是他在我的大脑里播下了火种，并教会我如何星火燎原。朱熹的比喻也贴切：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言皆深得治学三昧！

其次，我感佩于邱东作文的那股认真劲儿。他治学严谨，我在他麾下干了几十年，早有领教。但随笔毕竟不同于治学么！随笔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倘能将理性的锋芒糅藏在奔放的感性宣泄之中，而又状若信手拈来，不着痕迹，那当然很好；而跟着感觉走，将人性的本来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也不失为一种迹近原生态的创作手法。所以不必过于较真儿的。可邱东不。他先是将“多元理性说——《怪

诞行为学》批注”部分发来让我“学习”，并未讲明文稿的用途。我按正规学术研究的标准提了一大堆意见，也发表了一通议论。未几，又将“话说中国房地产的求与供”传过来，我一如既往，“毫不留情”。当他把《中国非二》草稿寄来时，我才恍然有悟，原来是随笔。既是随笔，何不早说，免得我苛求于人？于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骗局”，它骗去了我“从严要求”的评论；而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一个习惯：学术论文要严谨，随笔决不意味着随意。拜读之后我发现，他已经将我所评的肯綮处一一加以勘验，甚至将我的率性之论也赫然忝列其中。他还嘱我，要在草稿上信笔置评，而后完璧归赵，继续改。

再次，我感慨于《中国非二》的选题大小嵌套，长短不拘，收放裕如。大的，如“中国经济非二说”，有眼光，够气势，我最喜欢。有欧盟在，中国还不是老二；是老二又怎样，老二是陷阱；千万不要以老二自居，要把“中美国”这顶帽子甩出去，还给“美欧国”，让他们两个斗法去；GDP不是万能的，还要看GDP的结构与质量，如果GDP里多是瓷器和茶叶，再多也被打不误。不知其人者，或骂他与虫豸为伍，唱衰中国；知其人者，或谓他纵横捭阖，借力打力，以退为进，恨家不起。小的，如“如蒸锅里该放多少水”，读来亲切，感同身受。我早年家贫，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尽量少放水。锅烧着，人干别的事去了。烧干过两次，搭着煤气损了锅，于是改成大锅宽水。

善做长篇宏论固然好，宛如刘海粟的黄山泼墨，须远处看，气象万千，雄浑大气，有格局，见手笔。但短文也有短文的妙处。舒马赫（E. F. Schumacher, 1973）说：《小是美好的》；像白石老人笔下的昆虫，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最见写实的功夫。

回头看看，已经邈邈遐遐地码出了一长串字符，该收笔了。近年来，我勤于读书，懒于写作。被挤出来一段文字，是为感，是为序，是为向老领导提交的一份读书作业。

2012年夏

于东北财经大学烛光园

目录

士，宦，爷们！

胸怀与放眼

2/ 占街与推墙

11/ 对利比亚弃权的理由：两类“捆绑”

15/ 统计与战争

18/ 国民账户与战争

21/ 政企或可不分

24/ 舌先士卒

29/ 中国高等教育的当务

36/ 创新输在起跑线

40/ 赶超有绝招儿

43/ 农行与三农

形上与形下

48/ 三界之权

- 52/ 多数是沙
- 55/ 风冷不冷?
- 58/ 净休闲
- 62/ 两岸猿声到底啼了些啥?
- 66/ 你能代表工农兵吗?
- 70/ 早期翻译的“崇洋媚外”
- 73/ 看不透，还得往透看
- 76/ 洋葱的喻用
- 79/ 统计学发现和发明中的“误称”

针头与线脑

- 84/ 大学教师，生有三幸
- 89/ 诚也勿扰
- 93/ 中国胃
- 97/ 距离的文明
- 100/ 鸡年贺岁联
- 102/ 疲劳驾驶，如何“严禁”?
- 105/ 去壶口：看啥和咋看?
- 108/ 山脊：一张只在心底留下底版的“照片”
- 111/ “我的钱”与“刘二爷剥蒜”
- 114/ 蒸锅里该放多少水?
- 116/ “无汗人生”必有憾

中国经济非二说

- 120/ 中国并不是第二大经济体
- 123/ 美欧暗斗才是当今国家间竞争的主战场
- 127/ 中国断不该接受“第二”的封号
- 131/ 欧美的经济发动机在升级调试期

- 134/ 具体分析“低增长”
- 137/ 产业接续与“战略机遇期”
- 140/ 直线外推不保靠
- 143/ 权力扩散趋势对中国增长的影响
- 146/ 挨打未必最弱时
- 149/ 切莫引火烧身

话说中国房地产的求与供

- 155/ 房地产需求的基本面
- 157/ 中国特色的住房观
- 159/ “可拉动内需”在哪里？
- 162/ 百姓余钱走投或无它路？
- 164/ 房产空置并不等于泡沫
- 167/ 当心供求变脸
- 170/ 企业“次中选相对优”
- 172/ 地方政府面对诸求惟依此供
- 174/ 转型得从中央做起

从陶斯到纽约

- 178/ 下马观花接地气
- 180/ 文化接触该是个总概念
- 184/ 文化发展更具马太效应
- 189/ 武力与“文力”
- 194/ 哪里是真正的美国？
- 199/ 跟老姜打交道
- 203/ 弱势文化的两难
- 208/ 借文化飞地调节文化不适
- 211/ 文化不该有先进落后之分

纵横话抽样

- 216/ 抽样推断就在身边
- 219/ 为啥得搞抽样?
- 222/ 从无奈之举到刻意为之
- 225/ 高于生活的抽样与推断
- 228/ 抽样方法确立坎坎坷坷
- 231/ 原生态的抽样统计
- 234/ 抽样引进到中国

《怪诞行为学》批注

- 238/ 题记
- 240/ 多元的理性
- 246/ 相对选择之利弊
- 251/ 锚定也有理性依据
- 256/ 免费魅力中的理性色彩
- 261/ 所有权的演变
- 268/ 机会之门的开与关
- 273/ 期望的内生性
- 279/ 作弊边界的确定机理

- 285/ 跋：为邱东的书喝彩
- 288/ 后记：我思与我在

胸怀与放眼

